東北日報

第九十七期

定價 每期四角 每月十元

經售處 東北書店及代銷處

遥告 通字第一號

東北解放以來，吾東滿鐵路未能正規通車，致各地貨物滯留，商旅裹足，影響交通與國民生計，非淺。本局奉令於本月二十四日首先恢復梅河口、吉林間客運業務，隔日一次（上午八時由梅河口開，次日上午八時由吉林開返梅河口），票價每人每公里五元，詳細行車時刻與票價請詢問各車站站長，特此通知。

東滿鐵路局 局長 郭洪濤
管理局 副局長 孫魯光

更正

一、本報九十五期第四版「延安歸來」一文中，最後一欄之第二十一行「對出席九十六人之絕大多數」一句，掉了二字，應爲：「對出席一百九十六之絕大多數」。

二、十四期第四版「延安歸來」九欄第十行「民族與民主」誤爲「民族與民族」，又，第十一欄第十行至十二行，應爲：「我們是乘着汽車過河的，問他們才知道在發水時，……」

出爾反爾

（新華日報社論）

國民黨的二中全會開幕了。在它的開會期間，我們曾經指出：「國民黨的二中全會，成了反對政治協商會議的講壇……。整個全會中，專制的邪氣高漲，和平民主的正氣不振……。反動份子肆無忌憚的公開攻擊政治協商會議，企圖撕毀其決議。」我們當時爲國家民族的利益計，爲國民黨的政治前途計，曾經向國民黨總裁及一切正義人士懇切的忠告，及時制止反動派的猖獗行爲，勿讓反動頑固派「橫行無忌」，出爾反爾，使國民黨和中華民族陷於黑暗之域」。可惜！我們這些忠告不被採取，反動派的橫行未曾受到及時的有效的制止。國民黨的二中全會，雖未公開宣佈推翻政協決議，但實際上已被反動派提上了出爾反爾，不信不義的道路上去了！

二中全會各項重要決議，除了一兩處保留了實行政協協議的字句而外，從根本上、從實質上、從基本精神上，幾乎完全推翻了政協的五項決議，使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幾個月以來的全部努力，有完全枉費的危險，使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光明前途，罩上了一層暗雲。請看國民黨全會的幾個重要決議吧！由主席團提出，經全會通過三要案件：「一、國民政府委員，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如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二中全會閉會前不能一一提出名單，則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常務委員會選任之。」這一決議，不但不提「直接選任」，並回到爲民主黨派代表所猛烈抨擊的「國府委員須經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的老調，而政協決議所規定的「國民政府委員會爲政府之最高國務機關」，把國民政府改組，變質上使其不能成爲各黨派共同合作的一致的政府，而且爲政協決議所改變的「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基本精神，是各黨派共同合作的一致的政府，而中執委會臨於一切國家機構之上的最高中執委員，要經過國民黨的中執委會選任，其他黨派的國府委員，要聽命於國民黨選任，結果是政府的改組祇是一黨專政的改頭換面。如果各黨派經過這種方法去參加政府，實質上就變成國民黨專政制度的點綴。

因此，這一問題在政協小組發生了重大的爭論，而爲國民黨外的代表們所一致拒絕」。現在，國民黨片面撕毀了此項協議，企圖重新恢復一黨專政的統治。不僅這樣，更經過其二中全會，國民黨要更進一步露骨的企圖繼續一黨專政，這從主席團所提出的第二項決議中可以明白看出來。這一決議說：「……國防最高委員會應即撤消，恢復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爲本黨對於政治最高指導機關」。依據政協的決議，「國民政府委員會爲政府之最高國務機關」，代表王世杰先生在說明政府提案時，亦曾確實指明目前國防最高委員會的一切職權，均移交國民政府委員會。而國民黨現在又破壞了這一協議，撤消了國防最高委員會以後，不將其權力移交國府委員會，而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以後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爲最高指導機關，使國民黨一黨一君臨於國府之上，把政府最高國務機關的國府委員會，變成國民黨的附庸。又以全國人民所期望的國民大會，要出國民黨所包辦的一批代表作爲基礎，而以國民黨總裁爲元首，用大會的儀式和民主的外衣來掩蓋一黨專政。這是破壞民主會議的協議，使中國不能由國家元首指導國家走向民主的道路，而爲國民黨專制的封建法西斯的怪事，這是向日本法西斯學習的制度，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

對於政協的憲草修改原則，國民黨全會更加明目張膽的叫囂反對，全會對「協報告決議」將憲草列爲專門一案，決議「通令本黨同志遵照：（一）制定憲法應以建國大綱爲最基本之依據；（二）國民大會應爲有形之組織……（三）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及不信任權，行政院亦不應有提請解散立法院之權；（四）監察院不應有同意權；（五）省無須制定省憲。」這不僅是完全推翻了政協憲草修改原則的協議，而且破壞了中國建立代議制民主政府的任何可能，按照這一決議，連五五憲草也是「違反總理遺教」的，因爲制憲所應依爲「最基本依據」的「建國大綱」，規定「全國有過半數省達到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成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現在，全國沒有過半數省，而且連一個省都沒有達到「全省之地方自治完成時期」，所以主張如期召開「國民大會」的國民黨全會，首先就違反建國大綱。然而「國民大會」，「五五憲法」，「建國大綱」，都不過是遮辭與煙幕，是多黨內閣制，還是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制，民主與獨裁，也是他們所主張的集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因此他們不反對了政協決議，不管他們在口頭上怎樣聲明，如何修正及建立廣泛的代議性的政府。對於政協的決議，杜魯門對華政策，國民黨全會則無保留的批准了與張、馬、三人委員會之「基本方案」完全對立的「軍事復員報告」，一字不提二方案而同意的「政府與任何政黨或派系組織，並且直接違反方案所規定的「政府不保持或以任何方法支持任何秘密性或獨立性之武力」，而計劃在整軍第一期保持九十個兵工建設總隊，即保持在方案規定的一百五十萬人以外，再加以機關學校之外，尚保持約一百萬人的獨立性的武力；第二期亦保持相等數目的獨立性武力。

全會關於政協報告的決議及宣言中，又極力誣蔑始終忠實執行政協決議的中國共產黨，而對國民黨應如何確實守實行諾言，反無明晰具體之規定。對於政協開會時蔣介石信誓旦旦再三保證之四項諾言，全會決議默不作聲。對於損害人民自由權利之特務罪行，全會無一字之譴責。此一切，使反動派的卑污企圖，在全會得了合法的外衣而走入了政途，全會的決議破壞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基本原則，堅持着要保持國民黨一黨獨裁和其私有軍隊。全會的決議，不僅違反全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偉大願望，不僅違背信義，而且莊嚴起立擁護的政協協議，反了杜魯門聲明與三國公告對中國的殷切期待。

二中全會所以走入這種出爾反爾不信不義的道途，固然是國民黨內反動法西斯派假「革新」之名，行黨內「民主」之名，行恐怖陰謀、煽惑，堅持操縱的結果，但也是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既未會制止反動派於陰謀活動初起之時，又未會堅持政協決議於全會會堂之上，反而親臨主持反對政協憲草之通過，以致二中全會全部被動搖了，也是將先生親自主持起立通過之政協決議，我們認爲這無論對我們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民族，均是深可惋惜的事。（下缺十七字）我們共產黨人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在軍事決議中，爲着中國的和平民主，作了無數委曲求全的大讓步。但是我們把所有二個協議完全保留實現：我們將以無條件地把所有的協議，一字一句不容許任何人來動搖或破壞，也是爲一切協議的實現而奮鬥。我們召集全國人民與一切愛國民主黨派，共同保衛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反對一切破壞政協決議的行爲。

反動派陰謀利用國參會
擴大內戰破壞和平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國參會二十二日上午舉行第三次會議，到參政員仍只一五四人。宋子文氏出席作政治報告，內容均爲經濟問題。他承認勝利以後全國同胞痛苦依然存在，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無法滿足，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是稅收負擔太重，而國庫負擔最重的是軍費。他提出解決人民四大需要辦法以供：……衣的方面：「政府最近已向美國進出口銀行貸款五萬六千二百萬元，貸款購棉之用；同時又向美國貿購大量布疋。」食的方面：「蔣廷黻署長及糧食部代表赴美，即在爭取增加接濟」。住的方面：「政府已向美商購已製成之房屋一萬座來華，並向加拿大等地購買大批材料。」行的方面：「也向各國訂購各式船舶」。由此報告可見國民黨一黨統治下的政治經濟情況，已至山窮水盡之境。由於反動派在勝利之後發動內戰，更增加國庫大量支出，使人民遭受無限痛苦，以至衣食住行均告缺乏。而國民黨當局唯一辦法即是伸手向美國要，連房子都要從美國搬來，但美國自然不能白拿的，將來還不是老百姓倒霉。宋氏報告完畢，各參政員提出書面及口頭質詢案六十五件，其中暴露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許多罪惡行爲。如官吏貪污，漢奸多逍遙法外，官僚資本殘害民生，造成社會不安。廣州一地即有官僚私下設置之無線電臺四十二座。操縱市場，通貨無限制膨漲，物價問題迄無對策。湘鄂豫諸省，餓莩載道。粵豫兩省大軍雲集，徵糧派款，民不聊生，諸如此事，不勝枚舉。一部法西斯參政員則在會上繼續進行陰謀活動，除攻擊非法西斯官吏外，含血噴人，污衊中共阻撓豫省人民還鄉，並以「軍令政令統一」，「華北各省仍有不法武裝集團騷擾民衆」等爲名，要求國民黨當局加緊對解放區的進攻，擴大內戰破壞和平，國民黨內法西斯派利用國參會進行反動活動之陰謀，正逐漸展開。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國參會第四次會議，於二十二日下午舉行。陳誠出席作軍事報告。中央社發了六百五十字的報導，內容潦草。對全國矚目的復員問題，陳氏報告詞句含混，飽藏陰謀。他說：「以軍政部長立場而言，則遣散官兵爲最簡單容易之辦法，然以國家立場而言，中國之國防必須有常備軍，建軍原則固感多愈好。」陳氏的報告，較之國民黨二中全會通過之「復員計劃」更低一等，不但決心破壞整軍方案，一個也不復員，而且更以「國家需要」，「國家立場」，「愈多愈好」等動人名詞來掩飾不止的擴軍，以進行大規模內戰。對於士兵生活的困苦，陳亦不能不加承認：「二等兵薪餉，每月只九百元，還不夠買一盒紙煙。」但他對之頗不關心，毫未提出一條切實能行的辦法。反之其「愈多愈好」的建軍原則，固係欲使士兵與人民生活愈益痛苦。因此陳誠報告，法西斯份子自然不勝喝彩！致會中提出之詢問案八三十九起。中央社稱之爲「四次會議中詢問案最少之一次。」同時那些法西斯參政員，又在會上繼續狂吠反共，捏造事實，誣衊中共不遵守停戰協定，以響應與支持陳誠建軍原則的「愈多愈好」之要求，而爲擴大內戰製造輿論。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陰謀利用一黨包辦的國參會，推翻政協決議之醜劇，已於昨日上午正式演出。該會於昨日上午舉行的，由邵力子氏報告政協會經過。張群報告停戰協定及整軍方案商談經過。兩氏報告畢，一群法西斯參政員，便像瘋了眼睛般的立起咆哮，提出質詢案五十一件，反對政協會之召開。對政協決議，特別是對憲草修改原則大肆攻擊。誣衊中共不遵守停戰協定，反對解放區民選政府，反對民主同盟。薩孟武、王普涵、陶百川等，竟提出：「政治協商會議有何法律根據。」「國家大事，何故不召開合法民意最高機關之國民參政會，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政協關於國大代表之商決，何以違背會違背列七十名，而民主同盟反列一百名？」「政協會將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限制爲制定憲法，究竟有無法令根據？」「國大之表決權不應限定爲四分之三。」「各地停止軍事衝突命令早已頒發，一月以來，共產黨軍隊爲何仍出進犯？」（下缺二十字）此外又有「要求撤消邊區政府」等等。總之，目的在於利用這個國民黨御用團體，通過國民黨二中全會的反和平民主，破壞政協之決議。使得邵力子氏也不得不聲明：「政協會之法律地位，原係政府及國參會之決定：五方代表三十八人中，有政府代表八人，只有七人非參政員，其餘三十一人。」並稱：「政協決議之實施，如停止衝突，恢復交通、整軍方案等，均由軍調部處理。關於和平建國綱領，約束。」「又本屆國大只有制定憲法，國府已有法律規定，並非政協會所規定者。」會議在法西斯派操縱之下，最後竟通過設立特種審查會，審查邵、張所作之報告。法西斯的反對政協，製造內戰的陰謀，至此已暴露無遺。

國民黨放下武器軍官 聯名宣言反對進攻東北

（遼西訊）在國共停戰協定及政協決議公佈後，正當全國進入和平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調遣軍隊向東北人民進攻，破壞和平，挑動內戰，我東北民主聯軍爲了顧全東北和平，會一再忍讓，促其悔悟。最近在遼西秀水河子我被迫進行自衛戰鬥中，有國民黨十三軍第八九師二六六團副團長羅彥雄、二六五團一營八一連連長石金波、八九師師部運輸連長陳平東、八九師師部運輸排長張光祿、八九師師部運輸排長賞德仁、二六五團一營二連排長許慶恩、二六五團一營連排長黃克厚、二六六團一營二連排長朱學明、第五十二軍第二師師部諜報組長馬炳並等放下武器，於二月二十六日聯名發表『告遼西各界同胞書』稱：

『東北被日寇統治了十四年之久，所受到的痛苦已到了極點，現在方慶解放不久，接着又聽到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國共双方頒佈停戰命令，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抗日八九年的軍人，無不歡天喜地，相信中國再不會有國內同胞互相殘殺的內戰了，中國同胞是可以安居樂業，過太平日子了，可以實現眞正的民主，達到民治民有民享的新中國了：不料我們的高級指揮官竟能不守信義，飭令我們進攻民主聯軍，使愛好和平的民主聯軍逐步退讓，迫於退讓已無餘地，不得已爲自衛起見，遂演出秀水河子的戰鬥，耗損了國家的元氣，其實任是由國民黨內反動派完全負責。』繼稱：『東北的民主聯軍與關內的八路軍是一樣，純粹是民衆的武力，是代表民衆目的之力，是領導民衆努力和平，實現眞正民主的聯合政府，共享永久和平的幸福，並不是如國民黨內少數的反動派將領宣傳的那樣，說『八路軍殺人放火、拉伕搶劫，騷擾人民，對俘虜官兵形如土匪，活埋便是槍斃』，豈不知這種慘無人道不顧事實的信口雌黃，欺人自欺的苦心，是毫無用處的，所謂事實勝於雄辯，這句話是絕對不能否認的。就以民主聯軍對待放下武器的官兵來說，非但不加殺害，而且是十分優待客氣，這種優待客氣的出於至誠的。凡是從民主聯軍返回的官兵，莫不異口同聲，心悅感激，願意留下的都是親愛精誠，形同家庭，不分上下，談笑自如，其精神的愉快，使其有終身不願脫離的感覺，反觀國民黨軍隊內情，卻完全相反，不講道理，專制獨裁，皇親國舅，升官發財，貪污黑暗，種種不堪，堂堂民國，有如地獄。』最後表示：『我們現在爲了和平放下武器，決心和人民一致努力，反對內戰，共爲建設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努力，希望能與各界同胞共進，共勉。』

撫順六區群衆 公審罪大惡極僞署長

（撫順訊）六區五龍口匪徒莊宏業，會任僞滿撫順六區的警察署長，依仗日人勢力，任意殺人放火，萬般作惡，已於一月三十日在全區群衆堅決要求下，將其處決了。這一天午前十點鐘的時候，五龍口內街上擁滿，絡繹不絕的人群，時間還未到，會場上已擠滿了二千人，有的大聲發問：『怎麼還不把莊宏業帶出來呵？我們好認認他，抓錯了沒有。』也有的說：『可別叫他跑了，這小子可眞不容易討換』。當把莊宏業帶到會場的時候，大家都狂喊起來：『打倒罪大惡極的漢奸走狗！剷除殺人放火的惡徒！』開會的時候，首先由主席宣佈了莊宏業的罪狀：『據他自己承認，已經殺害了十六個人，燒燬房子三百多間……要請各位表示怎麼處理他。』主席的話剛一落音，一個老鄉搶着說：『我叔叔本是好莊稼人，他硬說是土匪，遂後就給殺了，現在要他償命！』又一個人說：『我舅舅也是好人，叫他砍了！』一片控訴的聲音此起彼落。正當群情激憤的時候，有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小孩哭着爬起來，剛一坐到會場，婦人就哭着說：『那是莊？……叫我認識認識這殺人的傢伙！』說着泣不成聲。小孩也哭了，他向大家說：『姓莊的叫我三歲上就沒了爸爸啦！害得我連我爸爸的長相都不知道。我媽媽那時就病了，現在還沒好，他害了我們一家！』他一面說着一面跑到莊宏業的面前，劈頭就打了幾個嘴巴。一個農民也趁機跑到台上，照定莊宏業狠狠的打了幾下，全場群衆一直高呼：『槍斃他！』在群衆情緒激動下，主席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將莊宏業當場處決。群衆無不稱快。

寬甸石湖溝農民 說服地主實行減租

（寬甸訊）十四年來的一區石湖溝農民，除了受僞滿的壓迫外，還受着封建剝削的痛苦，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所得的收穫，卻大部份交給了地主，「分租地」是對半分，一切種子肥料都由種地戶自出；「定租地」是不論年成好壞，平均「每天地」交租兩石，如遇天旱風災亦須全數交出，佃戶以自己勞力經營成的熟地，地主是要年年漲租，有些佃戶還要交押租錢，另外佃戶還要支出相當數量的無償勞動，替地主種菜、割草、砍柴、做散工。因此地戶是過着非常痛苦的日子，最近在民主政府的幫助下，他們懂得了翻身的道理，一月十八日在農民大會上，一致通過成立農會，並選柴振東爲會長，周鴻友、任鴻幅等十一人爲委員，具體討論了進行減租的辦法，決定先召集地主來討論，隨即於廿日上午在石湖溝村公所全村，地主佃戶舉行會議，佃戶們紛紛訴說了幾十年來的痛苦，要求地主執行法令，自動執行減租，當場說服了全場地主。趙俊壽先生說：『以前我不知道減租是怎麼一回事，今天明白了，減租是減給佃戶，好使佃戶努力種地，多打糧食，我敢于代表全體地主，願意執行政府減租法令。』趙先生的開明慷慨的發言，獲得了全場地主的同情，一致通過保證全村實行二五減租，並且大家決定了減租後，保障地權，不准無故退地，不准漲租，嚴出額外剝削，假如地主請佃戶做工，應給工資，佃房應由地主負責修理，押租錢一律退回，「分租」和「定租」的具體交租辦法，決定由縣農會研究統一決定。關於鰥寡孤獨無依無靠的貧苦地主的減租問題，由農會提出讓步辦法，可以酌量情形，少減或不減。會後由各委員、各組長分頭到各處親自領導減租，經三天的工夫，一百八十七家佃戶一共退回租子四百三十九石八斗二升五合，佃戶宋長路說：『以前，地主拿租連五升糧都不許少給，這次退回了糧食五石，這眞是大家團結的力量。』劉福堂在他退回租子兩石後，說：『如果沒有民主政府，我們那裏會得到這種減租的好處』。

中央軍的「復員」

瀋陽通訊

鄭聞

政治協商會議開完了，提出全國和平和軍事復員的口號，並且已開始由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執行了。

但我卻看見瀋陽城內中央軍建軍司令之一王丹先生和他部下的一段對話：

「革命的意義是什麼呢？」

「革命便是不要命！」

「我們爲什麼還要擴充軍隊？」

「擴充軍隊是爲了復員呀！復員分兩種，一是靜的，一是動的。靜的就是工廠機器等的復員，動的就是人的復員，就是擴充軍隊，要市民都來當兵。」

這是政治協商會議和平民主方針及整軍方案，在國民黨內反動派字典中的新解釋。從上面對話中可以把「復員」解釋成爲軍隊的擴充，那末把「戰爭」也可解釋成爲「和平」的了。

這次「建軍建築隊伍」出城，一方面爲了「鍛練」一下部隊，擴充一些地方，另外也要打打民主聯軍。據說這就是「和平」。

談起城內的「建軍」，那是名目繁多有各種各樣的：有挺進軍、先遣軍、光復軍、保安隊、警察大隊……等等不一而足。在系統上有所謂市黨部羅某某的，省黨部李某某的，郭某人的，杜聿明的，胡宗南的，何柱國的等等。「這些建軍」都是在中央的要員領導下來成立所謂中央軍的。總之，凡是有點勢力的「黨國要人」，都可以擴充軍隊，培養自己的勢力，以便在「接收」名義下，大大的露一下頭角，將來便可扶搖直上。因爲有了「軍隊」，腰桿便直了，也可以欺侮人了。不是嗎，那些拿槍的警察，一到夜晚就可以藉打胡匪名義來糟塌老百姓。

要擴充軍隊，便離不開錢，而有了軍隊更可以發大財，這就是「黨國要人」、「建軍領袖」們的邏輯。說得恰當一點，也就是生意經。於是，本市的和從外鄉外縣到城裏的闊人們，你拿十萬，我拿八萬，這樣「建軍」便有了基礎。有些有錢的自己也想當官，便紛紛買黨證，十二月份，是黨證最貴的時候，價格飛漲，在花錢運動之後，有的便居然成爲「團長」了，「上校」了，而所謂「黨部」和「行營」也印了不少這樣的委任狀。在城內一回鄉去「委任」，不但可以發一筆橫財，並可培養了自己的勢力，多擴充點勢力，不是更容易發財嗎？

當一「團長」「上校」，並不是這樣簡單，有些人花了十萬八萬，接到一個「團長」的委任，但是沒有兵啊，而且也沒有槍啊？此地連一身漂亮的軍服也沒有。這只是一紙委任而已。既而想：上級長官絕不會就是這樣了結，一定是自己手續沒有辦好，須要「請示」一下。「上面」的答覆是：「你們要兵，這裡那裡來的兵？兵要你自己去擴充，當了官還不會招兵嗎？你們要槍那得自己去買，我們管不着。」於是那些想當官的也只有自己去買軍裝穿。穿布的不體面，只有穿呢子的，一買一身衣裳便得三四千元，這還是最壞的。因爲「軍衣」都被當官的買貴了。至於買槍那就更貴了，一隻「匣子」需要幾千元，子彈更貴，一粒可賣一百元左右。這還不是好槍。

當了「團長」的沒有「營長」、「連長」，於是再去找那些想當官的給以「委任」。團長委任營長，營長委任連長，若叫別人委任自己，也得錢去活動。有些人便買了很多「委任狀」，到處發財。聽說在舊曆年前城西城南有的一個人便帶着七八個委任狀，去委任自己的「官」們。這樣團長、營長、連長都有了，但有的人沒有錢，只得穿着長袍去當「軍官」，開會的時候，有穿西裝的，有穿長袍的，有穿「協和服」的，五光十色，不一而足，會議上常常打架。「我花了這樣許多的錢，爲什麼只做個「中尉」，連上尉也當不上？」「警察大隊，某部下級」過年時說：「過年了，該發「錢」」。但是上面不發。於是有些下級人員，言若不發錢絕不自動回家過年，長官想辦法的事情，上面早已指示過：「現在經濟困難，辦公費一律不發」。但辦公費自備，連餉也是毫無着落。不有些人覺得花了很多錢，官職還是這樣小，所以自己便擅自把領章的兩個豆改成三個豆，中尉的改成上尉，上尉的改成少校，但又怕上級長官看見，所以見了長官時得把改的領章肩章想法掩蓋住。有些人乾脆只在上班時戴上領章肩章，下班後便悄悄塞入口袋。（待續）

東北銀行遼北分行 招待各界報告業務方針

（東豐十日訊）此間東北銀行遼北省分行今日開始營業。上午十時招待本地軍政商民各界茶敘。會上宋經理報告，東北銀行爲人民的銀行。過去僞滿與農金庫貸款統計，百分之九十九強，借給日本人，中國人所借只佔百分之一弱。國民黨中央銀行則是官僚資本家發國難財與勝利財的工具。東北銀行不分貧富均能借款，但必須用在生產事業上，不能壟斷國計民生。目前業務內容，除代理金庫外，包括三方面：一、辦理公私貸款，二、辦理各項存款，三、匯兌和兌換，過去與興農金庫有存放關係的賬戶，現在可去該行清理，對新的存款戶更所歡迎。爲了繁榮城市工商業，和幫助貧苦市民生產，不久將辦理工商業貸款和低利貸款，目前該行擬辦理農業春耕貸款，即將在各縣各區成立分行及辦事處，辦理貸款諸事宜。繼由黨政代表講話，均說明人民的銀行之重要性，及與過去其他銀行之不同，並希人民多予監督及批評。另外又通知現在百元以上的僞幣，政府已明令停止使用，將來十元五元及一元的滿洲僞鈔，亦將停止使用，而統一使用東北銀行之鈔票。末由各界來賓：聯中劉校長、商會于會長、公營商店曹經理、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及一位戰士紛紛發言，贊同銀行爲人民服務的業務方針。最後由銀行代表李經理答詞致謝。會後由銀行招待聚餐而散。

梅河自治會幹部學習 配合工作閱讀本報

（梅河口訊）此間群衆自治會于三月十二日開會，討論幹部學習問題，規定每天早晨爲學習時間，暫時以學習東北日報爲主。十三日晨即開始閱讀解放日報社論「一重要事件」與「東北問題」。並進行漫談。會上又決定除了學習重要社論外，將學習地方新聞，如官屬村反奸鬥爭點滴經驗及各地反奸清算鬥爭和減租減息等，以便和梅河目前的發動群衆工作相配合而求得改進。

東豐臨參籌委會 積極推行選舉運動

（東豐十六日訊）東豐民主政府於去年十一月九日成立後，徹底摧毀了敵僞殘餘勢力，一切設施都以民意爲依歸，因之老百姓莫不歡欣鼓舞，熱烈擁護。民主政府爲了廣泛發揚民主，於二月二十七日成立臨時參議會籌備委員會，推史縣長、江蘊深，劉國章、李忠臣、劉丕齡、王方、章帆、成功爲委員，並公推王方爲主任，艾紹昌爲秘書。該會於成立後，即積極進行工作，現全縣各區正熱烈展開選舉運動。籌備會並決定於三月十九日召開臨參會，各項籌備工作正加緊進行中。

蘇聯國際觀察家撰文痛斥
中國反動派曲解東北實況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三日電：紅星報國際觀察家撰文，痛斥中國反動派製造反蘇運動，內稱：最近中國某些反動報紙，企圖故意曲解滿洲國際形勢。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建立秩序之後，蘇軍即開始自滿洲撤退。但在中國當局一再請求之下，蘇軍的撤退停止。中國當局解釋說，他們的要求是由於中國行政機關不能迅速接收東北各省而引起的。由於嚴寒，蘇軍的撤退多少延遲一些，但隨着溫暖氣候一到，蘇軍撤退速度加强了，至三月中旬，已完全撤出了瀋陽。可是一貫企圖在各大國間散佈不和與乘亂混水摸魚的反動派，不顧上述事實，在報上發動了反蘇誹謗運動，以圖阻礙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爲基礎的兩國關係之加强。他們還不滿足於這種報紙上的惡意誹謗，又在中國某些城市，特別是重慶演出了敵視的挑撥性的反蘇示威。雖有廣大民主人士的多次抗議，但中國當局，仍未採取適當的措施來防止此敵視友邦的運動。中國反動派及其在報界中的代言人，力圖證明被他們煽動起來的運動以「全國性」及「群衆性」。然而他們的企圖，遭受了全部慘敗。新華日報日前登載了四川齊魯大學學生的來信，揭露了中國反動派的卑劣詭計。內稱：「在某些人士煽動之下，舉行了『全體學生』的遊行，如果你想不參加，必須得到醫生「重病」的證明和學生會、訓育主任的批准，否則將被視爲逃避者，並要受額外的處分。我們學生是有正義感的，我們不能違反我們的良心作事，我們不能屈服於他人的主觀意見。我們對我們在成千萬中國人民面前演出的這種行動，覺得可恥。」人們可以看出中國反動派在製造「群衆抗議」與「誹謗運動方面，絕不是新的創造。中國民主人士均譏笑的不理睬這些事情，因爲他們真正誠懇的希望加强兩大國間的友誼。

解放區各地
積極籌選國大代表

（新華社延安廿四日電）根據政協會議決定，各解放區出席國民大會之代表，正在積極籌選中。綜合各地來電，山東津浦路東將補選代表三十名，內區域代表二十六名、職業代表十二名。津浦路以西將補選代表廿六名，內區域代表十六、職業代表八。河北省屬於晉冀魯豫區者，將補選代表二十一名，內區域代表十四、職業代表七。屬於晉察冀區者，將補選代表三十九名，內區域代表二十六，職業代表十七，察哈爾省將補選代表十三名，內區域代表十，職業代表三。熱河省共選代表九名。選舉辦法均已由各邊區政府、行政委員會及邊參會駐會委員會決定，國大代表由人民代表會議普選產生。以晉察冀爲例，該區選舉辦法爲：（一）由行政村村民大會選舉代表一至四人（三等村選一人，二等村選二人，一等村選三人，特別村選四人。）集中到縣開縣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之，選票由各縣選舉委員會彙報專區選舉委員會，再送選區選舉委員會開票公佈，以得票最多者當選，次多者爲候補代表：（二）提候選人名單方法。村長區長可聯合提候選人，由公民自由組合五十人以上之聯署可提候選人，公民自己亦可提自己爲候選人，但均須經縣人民代表大會三分之一以上通過，方得爲正式候選人：（三）投票方法。選票上印有候選人名單，由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不記名方式圈選之：（四）候補代表名額規定爲正式代表的二分之一，由各該選區自行確定之。縣、專區、邊區各級，均成立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事宜。各級選舉委員會由各級政府聘請五至七人組成之。現各地選舉委員會均已相繼成立，其屬於邊區級者，山東由馬保三、劉民生、孫暢崗、張伯秋、薛暮橋、梁竹航、朱則民等七人組成之。晉冀魯豫由楊秀峯、李菁玉、孟夫唐、晁哲甫、趙明五、徐達、賈心齋、崔竹軒、高元貴、楊濬章等十人組成之。晉察冀由宋劭文、成仿吾、柯慶施、李寶光等五人組成之。正式競選不日即可開始云。

國民黨包辦國大選舉
北平各界紛起反對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北平訊：平市各界，連日紛起反對國民黨當局破壞政協決議，一黨包辦國大代表的非法選舉。自政府公佈增選國大代表後，北平國民黨當局，即把持與包辦平市的選舉，於本月八日偷偷摸摸的指定了十六個區長聯合選出「北平區域國大代表初級候選人六十名。事前全市人民，均未得到任何通知。現又定於日內開始所謂正式選舉。辦法是由政府於上述六十名初級候選人中，再指定正式候選人，然後命令所謂「公民投票」。被限制了的公民，在這些指定的候選人名單上劃幾個圈，就算選出一批所謂：「國大代表」。此種「選舉」，將共計一百五十萬人民莊嚴神聖選舉權利剝奪殆盡。各界均憤慨抗議。民強報連日著文予以激烈反對。

反動派蓄意內戰
在陝中大築工事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包圍封鎖我關中分區之國民黨反動派軍隊，不但違反北平調執部命令從速撤銷封鎖，恢復交通。且於最近大事補修碉堡工事，忙於運輸粮草彈藥，調動軍隊。在東綫駐同官縣文王山一帶之一百二十三師，從九日開始正補修文王山至畫眉樑一綫長達六十餘里之工事，並加寬碉堡外壕。在南線駐耀縣小邱鎮之反動派軍，在該地以南之崖士一帶正加修工事，至發電之日，尚在繼續修築中。（下缺）我關中軍民對國民黨反動派此種無恥暴行，表示極大憤慨與堅決抗議。

爲國特搗毀秦風工商日報
各方一致抗議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以王又直、李猶龍等爲首之陝省國民黨特務，一日率領白俄流氓及朝鮮浪人，搗毀西安秦風工商日報後，各界極爲憤慨。西北士紳張鳳翔、南石松等五十五人，頃特聯名電請政府當局，勒限緝兇嚴加處理，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此案件，以紓民憤而振紀綱。郭沫若、沈鈞儒、茅盾、陶行知、田漢、杜國府、高集等十九人也由渝聯名致電該報慰問。指斥：「少數法西斯餘孽竟用義和團手段，以陷國勢於危殆而不顧。」望該報再接再勵，共同爭取民主自由之實現。

閻錫山收編日軍
企圖長期利用分駐各地

（新華社晉綏二十四日電）閻錫山重用日冦之喪盡民族廉恥事件，雖經輿論一再揭露譴責，但由於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對此採取默認縱容，以致閻氏更肆無忌憚，花樣翻新。據確息，閻錫山爲長久利用日軍計，近竟將各地日軍編爲八個特務團，其駐地分佈如下：一團駐太原；二團駐榆次；三團駐汾陽；四團駐臨汾；五團駐陽泉；六團駐中陽；七團駐寧武；八團駐大同。各團團長均由原日軍部隊長擔任。八團團長爲日本拿隼板本，下分七個大隊，朔縣、岱縣、懷仁、口泉各駐一個大隊，大同駐三個大隊。太原當局此種重用日軍，違犯停戰命令，蓄意破壞和平的行爲，我軍要求北平執行部予以嚴厲制裁。

（新華社晉綏二十四日電）閻錫山軍仍不斷進攻解放區，肆意殘殺軍民。大同方面，三月十二日駐懷仁以北之閻部步騎百五十餘人，（內有日軍二十餘），分兩路向我鵝毀口、甄家莊駐軍進犯，當發生激戰，我排長一名犧牲，戰士十五人負傷。晉中方面，三月十三日閻平遙縣長劉繼烈，率領特務隊第一、二、三、五、七、十共六個中隊，及一個機槍連，共六百餘人，附重機槍二挺，迫擊砲一門向我南政村（平遙城北八里）大肆進攻。適逢該地群衆趕集，我軍爲避免損傷群衆，乃自動向北撤退至候鄉村。不料閻軍竟以我忍讓爲可欺，繼續向我追擊，我軍被迫自衛，將其擊退。該部復於三月十六、十八兩日，進攻西游駕、王家莊兩村，該兩村村長王來喜、王德厚慘遭殺害。

日本民主陣線
要求製定民主新憲法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塔斯社引「朝日新聞」報導：日本民主陣綫組織者，通過決議反對幣原修改憲法，並要求製定民主的新憲法。決議譴責幣原內閣修改憲法的態度與民主精神相抵觸，決議要求以眞正民主的方法，起草新憲法。並提出以下程序：（一）在總選舉後，衆議院必須成立新憲法起草委員會；（二）該委員會必須包括衆院中各政黨代表，委員會名單由衆院各政黨代表決定。而每一黨候選人數目必須與各黨在衆院中的議員人數相適應；（三）該委員會在提出其憲法之前，不僅考慮政府的草案，而且也須考慮到由各團體提之一切修正案與草案；（四）該委員會各委員在某些嚴重問題上意見不合時，最後解放應由全體投票表決。

國民黨反動派
拘捕我復員人員

（新華社太行二十四日電）我軍復員人員在返鄉途中，橫遭國民黨反動派無理搜索扣押。上月二十八日我晉察冀邊區二十七團一營一連班長張吉林同志等一百零七人，路經北平國民黨十一戰區防地時，遭國民黨反動派遍身搜索，所帶晉察冀邊區邊幣，全被沒收後，又將他們囚禁起來，並百般敲打，一直扣了十五天，至三月十五日始釋放。張等輾轉跋涉，於日前抵邢台。

蘇伊問題提交安理會
伊朗群衆黨反對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路透社訊：伊朗群衆黨國會議員古瓦茲博士，廿二日于德黑蘭宣稱：「蘇伊間之爭論並不重大。」他說群衆黨反對蘇爾丹尼將該問題提交安理會，因爲這是一個應進行直接談判的問題。又說群衆黨一貫地支持總理。而將這一問題提交安理會，則成爲支持他的障礙。然而他相信自由選舉將使群衆黨成爲多數黨。他指出群衆黨的外交政策，將是與各大國友好親善。阿塞拜疆民主份子所要求的，只是在伊朗國家內成立自治政府，而並非獨立。

官僚資本壟斷下
重慶千家左右工廠倒閉

（新華社重慶二十三日電）由於官僚資本的操縱壟斷，重慶一千四百零九家工廠，（佔戰時大後方五千四百多大小工廠的四分之一）目前倒閉達千家左右。鋼鐵及化學工業已全部停工。機器工業中停業者一百八十一家。電工業十七家，煉油業存在無幾，麵粉業縮減了一半，紡織業也已陸續倒閉。民族工業已瀕絕境。

民主建國軍赴延參觀團
抵達呂梁解放區

（新華社晉綏二十四日電）民主建國軍赴延參觀團一行十六人，在一軍二師聶志超副師長率領下，於十六日晚安抵呂梁軍區司令部。次日午軍區政委羅貴波特設宴爲參觀團洗塵。聶師長語記者，他此次奉高總司令之命，率領參觀團赴延參觀。本預計行期一月，但因途中迭受閻軍阻難，自太行到呂梁，即花費了二十天的工夫。聶師長滿懷感慨地說：「停戰命令宣佈兩個多月了，但沿途還見閻軍正紛紛調動兵力，向解放區進進，到處騷擾搶掠人民。凡是閻軍集結的地方，碉堡林立，並不時派出部隊向八路軍進攻。二十天中無日不聽到閻軍進攻的槍聲，一路進解放區，情況便完全兩樣，當我們經過汾陽冀村鎮時，看到數萬人的大集市，大家爭購農具，可見解放區人民已得到安居樂業，正積極從事和平建設，重整家園。參觀團在此停留兩日後，已於十八日登程赴延。

上海民主運動活躍

（新華社渝二十三日電）民盟沈鈞儒氏，十七日在渝青年會講演。題爲「上海的民主運動」。沈氏稱：「上海物價飛漲。如在愚園路租房一間，即需三條金條。人民生活甚爲疾苦。因之上海的民主運動，頗爲開展，今年「三八」，即有三萬人舉行」。沈氏並稱，「汪逆走狗丁逆默邨的特務人員，現均爲警備司令部任用。上海市民對此極表憤慨。滬市市[illegible]仍在實行人民痛恨的保甲制。新聞檢查制度也未取消，文匯報依然被「開天窗」。

東北問題的歷史眞象

喬木 田家英

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的宣傳機關，最近連續發表了許多關於東北問題的言論，居然把自己描寫成爲救國主義者。說他們歷來就認爲「東北的存亡，就是中國的存亡」，說他們「過去爲了這個地方流了無數的血」，而對於堅持東北抗日戰爭十四年的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所領導的抗日聯軍，居然問出「他們是那裏來的？」說他們「不容存在」。東北問題的歷史，從「九一八」算起到現在還不到十五年，國人就是沒有親歷的也大都耳熟其詳。反動派居然如此任意顚倒黑白，眞是太狂妄了！現在反動派既然提出這個問題，那麼我們就不能不把這段歷史簡單的回顧一下。

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東北，不是突然的。民國十七年，即國共分裂的次年，國民黨內反動派對日本出兵山東，在濟南造成五月三日的慘殺中國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等大慘案，就早作了卑鄙的屈服。在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竟與日本共同發表聲明書說：「中日兩國政府，對於去年五月三日濟南所發生事件，雙方鑒於全國國民固有之友誼及兩國政府與國民現在切須增進睦誼，故視此不快之感情已成過去，以期兩國國交確臻敦厚，特此聲明」。尤其可恥的是反動派甚至要求日軍延期撤退，以便自己推行內戰，使日本帝主義第一次透澈認識了中國反動派所說「民族主義」、「救國主義」的眞面目。接着反動派又以武力佔領中東路，向蘇聯挑釁，並挑動東北軍將領入關參與內戰，使日本對東北的侵略更加有機可乘。民國廿年七月，吉林萬寶山日軍驅使朝鮮人强擄民田，造成衝突，死傷中國農民多人。隨後日人又鼓動朝鮮各地排華，慘殺華僑數以千計。這時東北危機已經嚴重到極點，但是當時國民政府當局所謂「鐵血保衛東北」的辦法，卻是「通令各軍，遇有日方尋釁，務須愼重避免衝突。」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就在中國當局「避免衝突」的方針下，輕輕佔領了瀋陽。不上五天就差不多佔領了遼寧吉林兩省的全部。這時國民政府當局，又告訴東北駐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爲免事件擴大，絕對抱不抵抗主義。」九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並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說：「現在政府旣以此案件訴之國際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十一月中，政府外交當局，更訓令施肇基向國聯提議設錦州中立區。就是說，他們承認錦州以東的東北四省由日本佔領，中國軍隊一律撤入山海關以內。這樣東北雖然有部份軍隊違反當局的意志，實行抵抗，也因爲政府方面拒絕給予接濟，在「內無糧草，外無救兵」（馬占山通電）「彈盡糧絕」（蘇炳文通電）的情況下，宣告失敗。東北三省從此便淪陷」十四年之久。

反動派的對於日本的侵略，雖然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對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卻是絕對抱「抵抗主義」的。今天東北是已經收復了，東北的領土主權是已經復歸我有了，反動派卻非常「勇敢」的威脅和欺騙群衆，舉行所謂遊行示威，高呼所謂：「武力收復東北」「打回東北去」的荒謬口號。但是當東北被日本帝國主義所併吞，中國的人民與中國的學生完全自覺的舉行眞正愛國的遊行示威，要求眞正「武力收復東北」，「打回東北去」的時侯，反動派是怎樣對待的呢？民國廿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學生去南京外交部請願，與衛隊衝突，受傷十餘人。十月十日，廣州學生檢查日貨，又被軍隊槍擊死傷十餘人。十一月以後，學生請願者更衆，當時學生愛國的熱潮，可以從生活週刊的幾斷記載看到一個面：「滬上諸同學在車站待車時，受當局多方留難，復經長時間的饑寒困苦，已經籌備嘻。十一月二十六日赴國府請願後，鵠立於雨雪之中過夜，一夜風雨饑寒之肆虐下，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體一心，至死不去。其悲壯、哀痛、犧牲、英勇的精神，尚有幾希。生者，對此萬餘純潔、忠誠、大公無私的青年男女，必不能自禁其肅然起敬，油然啓其無限的情感和同情。」然而反動派是否具有還幾希人性？是請願學們坐汽車，吃麵包嗎？是由中央社、中央日報加以歌頌嗎？否。十二月五日北平學生在南京示威時，南京衛戍司令部，派兵毆傷學生三十餘人，逮捕一百八十五人，武裝押送回平。同月九日，上海國民黨市黨部，綁架和毆打了北大、中大學生派往上海的代表。同月十七日，南京憲兵隊槍殺示威學生死傷數十人，逮捕示威學生六十二名。十八日拂曉前，南京衛戍司令部派六十一師直屬部隊二團、憲兵一團，和警廳保安隊包圍學生住所，宣佈戒嚴，於晨五時將安徽、江蘇、上海、北平各地學生，分批用運貨車押送離京。同日，太原學生到國民黨省黨部請願，省黨部糾察隊開槍，擊傷學生三人，並用木棍擊傷學生代表二十餘人……。這就是反動派對付當時眞正要求保衛東北領土主權完整的群衆愛國運動的手段。不久以後，在二十一年一月，政府當局乾脆把包辦的抗日運動也禁止了。「一二八」前夜，上海市政府答覆日本領事的信還說：「來函所提關於取締抗日運動一項，現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有越軌違法行爲，業經令行主管局將該會取消，以維法紀。關於此類之越軌違法行爲，本市長仍當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於其他各抗日團體，並已令局予以取消。」到了「一二八」戰爭在反動派破壞之下失敗，簽訂上海停戰協定的時候，反動派更在會議中對日本作了全面取締抗日的諒解。於是不但武裝抵抗叫做「越軌」，遊行示威叫做「越軌」，就是公開主張「收復東北」、「抗日救國」，都叫做「越軌」，也就是犯罪。因而就有後來無數的愛國罪犯。一方面，對日本的侵略全面不抵抗。一方面對人民的愛國運動而抵抗。中央日報所謂「誓救中國」的「誓願」，其內容就是如此。

反動派對於自己可恥的不抵抗政策歷史，總是辯護說：只有如此才能緩和日本的進攻。但事實如何呢？從淞滬戰爭被出賣、抗日運動被取締，直至西安事變爆發的五年間，日本的進攻是緩和了嗎？恰恰相反，是更積極了。二十二年元旦日本進攻山海關。二月底又進攻熱河，在一個星期以內就佔領了承德。日本緊接着又向長城各口進攻。當時政府軍事當局，對於二十九軍等部對長城的抵抗，仍然不予支持。所以四月五日，馬相伯、章太炎、沈信鄉發表宣言說：「政府的政策是陽示抵抗，以息人言。陰作妥協以爲欺騙」。果然在日軍進佔灤東以後的四月七日，醉心於反共內戰的國民黨當局，就公然宣稱：「國家的大害不在於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須知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能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的，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講，卻沒有多大關係……。日本佔領了東三省熱河，革命黨是不能負責的，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同月十日，同一當局又宣稱：「土匪未剿淸之先，絕對不能言抗日，違者即予最嚴厲處罰。」在這種特別「救國主義」的理論指導下，在五月三十一日政府代表熊斌便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少將，簽訂了一個比鴉片戰爭以來任何賣國條約更可恥、更醜惡、更喪權辱國的條約——出賣東北、熱河、冀東四百萬方里土地的塘沽協定。塘沽協定的內容是「（一）中國軍隊，立即撤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通州、順義、香河、寶坻、樂亭、蘆台所連之綫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及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爲。（二）日本爲確悉第一次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及其他方法視察。中國方面應加以保護並給以方便。（三）日軍認爲中國軍隊已撤至第一次協定之綫，不再越過該綫進擊，且自動撤歸長城綫。（四）長城綫以南，第一次協定之綫以北及以東地區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任之。」今天口稱「東北是中國的生命綫」的人，卻在這個協定裏公然使東北四省作爲日本的「生命綫」，公然認定長城爲中日國界。而在長城以南的大片土地上，中國還不能駐兵，還要保護日軍前來視察，還要保證不行一切挑撥擾亂之行爲。反動派爲了忠實執行這個出賣東北的「誓願」，確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採取了「鐵血」政策。緊接着塘沽協定的簽訂，反動派首領何應欽，就調集十餘萬大軍，予「擾亂」日寇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以「最嚴厲處罰」。在同盟軍方振武、吉鴻昌所部奥圖挺進熱東抗日內寺後，何應欽竟派殷同要求日軍協同圍攻。事後還發表書面談話說：「關東軍雷覆充分諒解，因方、吉仍揭抗日旗幟，如不限期退出非武裝區域，關東軍將予以討伐。」結果同盟軍就在反動派這種「鐵血出賣東北」與日本陸空軍的共同「討伐」之下失敗了！同盟軍中抗日最堅決的民族英雄、中國共產黨員吉鴻昌將軍，就英勇犧牲在賣國賊的屠刀下了！但是，在所謂「救國主張」者看來，長驅直入，又有多大關係呢？東北的存亡就是中國的存亡。但是東北的存亡，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講。卻沒有多大關係」，「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那麼全國的存亡「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講」，又有什麼損失之可言呢？因此日本的侵略愈深入，中日親善的空氣也就愈濃厚。二十四年一月一日，政府當局發表談話說：「我國同胞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爲理智道義，制止一時衝動及反日行爲，以示信誼。」二月十三日，國民政府兩次明令「敦睦中日邦交」，這種「堂堂正正「敦睦邦交」的結果，首先便是塘沽協定擴大及於冀察兩省的全部。二月二日秦德純與日本代表成立協定：規定察東各地，中國不得駐兵。五月底何應欽與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梅津成立協定，其事實的表現爲：「（一）取消河北省及北平天津兩地國民黨黨部。（二）中國撤退駐河北省的東北軍及中央軍關麟徵、黃杰與憲兵第三團等部。（三）河北省主席于學忠與北平天津兩市長撤職。（四）撤消北平軍分會政訓處。（五）停止河北省反日運動。」六月七日，國民政府又接日軍的要求，撤了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職。同日上海日本領事館武官，以東北愛國志士杜重遠所編「新生」週刊二卷十五期刊載「閒話皇帝」一

啓事

今日稿件擁擠，『延安歸來』，明日續登

編者